春秋集傳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颺圃

婺源汪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鈞

昭公上（公名裯襄公庶子母齊歸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庚申（景王四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季氏立之而即位也）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虢鄭地左傳尋宋之盟也祁午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

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趙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能信不為人下楚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晉人許之五月甲辰盟公子招陳侯之弟也此稱公子稱公子常也稱弟者因事以譏貶也盟於虢而不書盟者讀盟宋舊書是重先晉也楚重先晉故諱不言盟也楚先晉矣而經書會趙武終不使楚先於晉以存中國也是盟也趙武以信小信何足與而終使諸夏皆南嚮以服楚伊誰之咎故書會晉趙武者非與趙武也以存中國耳

三月取鄆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愬於會楚人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胡傳曰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廉反○左

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胡傳曰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晉地即太原也

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胡傳曰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壤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也書敗狄識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按密州之弒據左傳原文則展輿弒也即據趙匡所說亦展輿與於弒也於是齊納去疾於莒不言齊人納去

疾者去疾宜立也且國人召之也曷言乎去疾宜立觀左氏云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則去疾長也長故宜立宜立則可以有莒矣故繫之以莒也宜立則曷爲不言子先君未之子也先君不子故不曰子賴齊以入故曰自齊未之于而入故書人入不順之辭展輿與於弒君齊人納去疾以討弒君之賊則曷爲不順曰齊人私其所出耳非討賊故不言伐莒去疾入莒亦未聞其有討於國人也利得國耳大大國納之國人召之其歸易矣而不討弒君之賊不于於先君則其入逆也故曰入展輿何以亦繫之莒莒人君之君之則曷爲不書莒子以與於弒絕之且展輿棄人不能君也莒犂比公立子不定以弒其身莒之國人立君不定以亂其國展輿之立魯人取鄆諸侯將爲之而執叔孫是不討展輿矣不討展輿展輿君矣乃復納去疾而逐之故去疾展輿皆繫之莒去疾展輿皆繫之莒者所以罪諸侯也所以罪莒之國人也所以罪犂比公爲後世戒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鄆亦魯舊然因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之則取非所取矣

葬邾悼公未及期而速葬也不月略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左傳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

未出境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葬楚子於郟謂之郟敖楚靈即位按此則楚公子圍弑其君也曷爲不書弑疑也楚人以卒赴也史必有徵而後可以傳信今楚人不正其爲弑則胥何自而得書其弑且疾而弑之其弑隱矣則不如傳疑也傳疑而不書弑不失賊乎曰楚人不以爲賊而君之列國不以爲賊而楚子之又誰得而實其不可知之隱以賊之然右尹之公子何以弃曾申之楚子何以立則楚圍之弑也亦可考矣

景王五年

二年春晉韓起來聘

韓宣子告爲政而來見也

夏叔弓如晉

報韓起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初公孫黑與公孫楚爭室子南以戈傷子晳子產數子南之罪而放之於吳鄭伯及其大夫盟黑強與於盟且使太史書其名曰七子子產弗討及是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及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專伐伯有爾罪一也昆弟爭室爾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爾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公孫黑縊尸之衢加木焉按此則討罪也不以討罪

之辭者罪其前則當其時不能討矣罪其後則亂未發也則以爲殺之不殺其罪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勤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少姜晉侯妾也大國之妾死千乘之君僕僕將覲弔爲其夫人死將若之何其君死將若之何其於天王之喪又將若何何自輕之甚乎乃復者言以晉人之辭而後復也不然至矣季孫致服以國之上卿而往穢大國之妾亦非禮也胡氏譏其無故而輕復愚謂以少姜卒而如晉已可羞矣更不必問其輕復也

壬戌景王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成公卒悼公甯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氏曰卿其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始朝公也

八月大雩

旱也

冬大雨雹

災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昔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朱子曰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今以嬖倖而謀大臣鮮不及矣威不足以服之德不

足以懷之卒之見偪於臣而失地出奔故書名言自取也然燕伯之出是必有出之者其罪不可赦矣

癸亥 景王七年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胡傳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柄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歸咎藏冰之失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雹之災庶可禦也乎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愚按陰脅陽而有雹變也然於夏月猶變而常今於盛寒則變而變矣雹何可禦君子自脩而已申豊之對亦其類也其言七月卒章亦以臣道諷也但專以藏冰言則已狹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者誰楚公子圍也圍何以楚子弒郟敖及其子而自爲楚子也圍也弒君之賊而曷爲子之與之會者子之微獨子之且服而事之矣蔡陳鄭許滕宋之君皆子之而服事之而誰得而不子之而不事之蔡陳則已矣宋鄭何爲亦子之而事之晉人使之子之而事之也曷言乎晉人亦子之而事之曰自宋號之盟矣號之會諸大夫皆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於是其君也莫或禦之既而鄭伯許男皆如楚賀遂止之而使椒舉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諸侯皆會惟魯衞曹邾不至六月丙午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謂楚子曰其慎禮矣乃用齊桓召陵之禮宋世子佐後至辭而後見焉且示諸侯以侈子產告向戌曰吾不患楚矣不過十年是會諸侯之從者十一國焉公侯伯子男也不殊會淮夷言皆夷也王之不王也晉伯之曰

偷也誅夏之亡君臣也列卿之坐視而莫之救也曷爲不誅楚圍之弑之無復可加誅也曷爲不爲諸夏諱之不能爲諱也

楚人執徐子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於吳故執之徐子爵而不名言無罪也執之者稱人著其逆也上言楚子此言楚人諸侯在會者莫之抗焉皆楚人也楚人淮夷人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淮夷伐吳諸侯皆淮夷也伐吳討慶封也慶封之亂齊也走而之魯魯不受走吳吳庇之而富以朱方楚欲霸霸者討罪楚無所討而討慶封以爲義故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將戮慶封椒舉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楚子弗聽負之鈇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乃促殺之軍人粲然皆笑爲義而彰不義不義者不爲服也故不曰楚人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不義之辭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慶封已絕於齊而曰齊慶封者惡諸夏也諸夏不討而楚圍殺之慶封殺崔杼春秋不書楚圍殺慶封春秋不以討賊書弑君者殺弑君者則曰人執齊之慶封而殺之已

耳而諸夏釋賊不討之罪見矣遂者莫與抗之辭楚於是遷賴於鄢遷則非滅而春秋滅之以甚楚圍之横而病莫之抗也申無宇曰楚禍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其誰堪之書曰會于申執徐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此楚圍之爲也而從之者十一國及淮夷也遂至於如此也王者安在乎意者其天乎人也於天何尤

九月取鄫

左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曰取言登叛人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之孽豎牛譖其二子丙王而殺之遂餓死叔孫而立舍舍旣嗣爲大夫乃朝其家衆而逐牛誅之

甲子景王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季孫謀去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夫豈昜爲毀中軍非毀中軍也有三軍之名則季氏不得取二舍中軍而季氏取二矣叔仲昜爲同舍之不更制不能盡臣舍中軍則可盡臣之而貢於公矣三軍之數均故毀而一之而一而析之則

實四軍也季氏不專二軍之名而總二軍之實以是爲巧於竊耳不曰毀中軍而曰舍中軍者曰毀中軍則是無中軍也曰舍中軍則其軍固存而其名舍也自是而公室無民矣自是而陪臣亦得以執國命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以爲貳於吳也

公如晉 朝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臣牟婁防茲皆莒邑胡傳曰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冊牟夷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其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人其利兩議之也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之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音紛○蚡泉魯地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受其叛人而伐其地又薄人而敗其師方伯莫之討也敗者內爲主也

秦伯卒 景公卒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舊年冬吳伐楚

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至是楚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吳伐楚不書不以告也楚報吳而以諸侯其伐告楚圍侈其事也吳楚報復常耳因其侈而侈之故其辭平越始見經而與徐俱稱人常壽過能以名自通耳非騷進之也林氏曰通吳以病楚晉之失也通越以病吳楚之失也

乙丑 景王九年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文公卒平公立

葬秦景公 魯始會秦葬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高氏曰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故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討也

葬杞文公 不月畧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柳比而爲之徵公使代之胡傳曰宋公寵信闔寺殺世嫡瘞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人國家也亦深可畏矣

秋九月大雩 早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

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楚伐徐吳救徐不書蓋略之也吳敗楚師楚圍方侈功不以敗告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納簡公也環谷汪氏曰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齊景受賂而還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非納燕君也

丙寅景王十年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傳為說不同左氏以燕及齊平言燕人賂齊而行成不果納簡公也暨猶與也胡傳則云魯及齊平謂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此齊求於魯而魯許之平也據上年齊伐北燕中間無別事則暨齊平者燕左傳宜是然外平無闕諸夏之大故春秋不書據下書叔孫舍如齊涖盟則暨齊平者魯但中間未有事故不見齊魯之怨宜姑闕之或曰齊魯不平為慶封故也

三月公如楚楚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故公如楚如楚辱也曷為不諱有如楚送其葬者矣此不勝諱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氏經作婼直略反又音釋○許氏曰始及齊平故往結盟好按此亦宜姑闕之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謹天戒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子靈公

元立

九月公至自楚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卒也召其臣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自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左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子紇嗣是為悼子未幾卒子意如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日厚之也

丁卯景王十一年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音韶○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胡傳曰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其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貴

戚之卿號令廢置自己而出不能援立家嫡安靖國家而達君之惡賊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受其弟何爲失親親之道敗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而予懸投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一以見招之愍寵而乃以賊其親也一以見哀公之寵招而乃以殺其子也然則其非自殺之也亦一間耳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縊也

叔弓如晉晉成虒祁之宮故往賀之非禮也然君往賀楚章華而臣往賀晉虒祁是畏楚甚於晉矣晉不競於德而以侈效荆蠻亦無怪于諸侯之貳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左傳陳哀公縊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訴之於楚楚人執徵師殺之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巳君矣書公子不宜君也

秋蒐于紅蒐所求反○紅魯地左傳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按蒐者因春田而數軍實也此非時而蒐蓋三家既舍中軍因又耀武於國也三軍卿遂之民三家而既分之矣大蒐則以簡都鄙之卒巨

甸之賦也曰甸之賦何屬公室然桓莊之狩必言公而昭定之蒐不言公者則亦三家專之而公無與焉公室於是竟無民矣胡傳曰春事也秋與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而不待貶絕者也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周禮中春教振旅辨金鼓之用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脩戰法遂以狩田蓋四時之田其法則一而其禮各有所主周之秋夏之夏當以苗而以蒐用蒐禮也穀梁傳曰蒐狩以習用武事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藝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此以詳言蒐禮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稱人眾討也招委罪於過而殺之耳故不去其官

大雩

時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此討罪也乃楚莊之討少

西也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而後書楚子入陳者與以討賊之辭也此先書師滅陳不與楚靈之得以討賊者有著其滅國之惡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不書宋師諱中國也不書棄疾而書師惡棄疾也既奉孫吳而又滅之是誘之也不書楚人執陳招放于越楚人殺陳孔奐而書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不與以討賊之辭猶其曰執齊慶封殺之云也招首惡也而放之孔奐未聞其罪而殺之則棄疾之放之殺又已失其平矣陳招稱公子著其賊親以亡國之罪也

葬陳哀公

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也賊雖討無嗣君矣而書葬者嘉袁克之心卒諸侯之事也陳已滅矣則諸侯必無會葬者而得書於魯冊者因袁克之葬而特書之以存陳也

戊寅 景王十二年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不書列卿非期會也

許遷于夷

夷城父也今亳州左傳楚棄疾遷許于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僕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然則此楚人遷許也而以許自遷爲文者

不使楚靈得以遷許且因許志也邢遷夷儀以自遷爲文全齊桓也許遷于夷以自遷爲文絶楚圍也

夏四月陳災胡傳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冊乎當時叔弓會楚子於陳目擊其事魯史遂書之耳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遂書於冊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不革蓋興滅國繼絶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氏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聘也

冬築郎囿左傳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己巳 景王十三年

十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齊欒施來奔左傳齊惠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欒高氏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戰於稷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陳氏必致諸公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

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報蚡泉也左傳云平子伐莒取郠不書取郠者三家自取邑不入於公也胡傳曰前已舍中軍而三卿並將則舊領固存矣恩按伐莒非必三軍並出叔弓非叔孫氏似不足以爲證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慢也公室卑也魯卿往會姻也禮之過也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庚午 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三月而葬速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左傳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將往蔡大夫諫不聽楚子伏甲而享蔡侯醉而殺之然則此亦討罪也曷爲不以討賊之辭曰誘而殺之豈討罪哉虔諸侯也蔡般弒君父法所宜討而楚圍與殺之同惡相濟亦既同列之會十三年矣與楚圍會伐徐伐吳無役不從矣圍乃利其土地而誘而殺之則其覦滅陳之舉爲尤惡也豈討罪也云哉故書誘著其惡也蔡般賊也何以侯侯

之久矣國人君之十三年矣諸夏會之故不得不俟之以分惡於蔡之臣民以分惡於諸侯之不討也弒君父之賊則雖遲之則雖誘之殺之宜亦可以無惡而書楚子虔何虔楚圍之更名也諸侯不生名名之非諸侯也絕之也前後皆楚子之曷爲獨於此絕之謂其與蔡般同惡故也名蔡侯於下故不可不名楚子於上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猶言楚子虔誘楚子虔殺之于申也猶言蔡侯般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滅陳不書棄疾棄疾分惡也此書棄疾棄疾從惡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齊歸昭公生母

大蒐于比蒲

比蒲魯地胡傳曰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二年之喪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爲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何歟曰有門庭之冠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玃會郲子盟于祲祥

祲祥地闕天下無伯而內特相盟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

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慭魚覲反○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夫會八國之卿以欲救蔡而不能又請蔡于楚而弗許羞孰甚焉然會無恥辭其以忘欲救蔡而力有不足故怨之歟夫諸侯則爲爲而力不足也縱欲偷安焉已耳然蔡無可救之道而諸侯不得與救蔡之師也楚之闈蔡也必曰蔡般有罪名在諸侯之册矣前此惟吳之故不得閒而未之討也今蔡般服其罪矣凡黨於啜者在官宜殺無赦寡君是以在此請諸君無辱中國其何辭以對焉故宜其請之而不獲也將聲楚闈之罪而遂伐楚歟是誠恐力有不足且楚人周以卒赴也將數蔡而遂與之戰是歟是助蔡般之弒父也將以存蔡之社稷爲辭歟當時楚又未明言滅蔡也然則蔡無可救也無可救則止而不救焉亦可無惡矣故書之其辭平也然多此一會矣且伐陳伐蔡之師不出於諸夏而出於楚闈則備書是會焉亦所以羞諸夏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諡歸姓左傳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叔向曰魯公室

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楚稱師著暴也曰滅又曰執曰用之暴之甚也楚國之惡於是乎盈矣胡傳曰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也易辭也既書滅蔡又書執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楚虔殺蔡般乘其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窮迫危急之中未暇立乎其位故不稱子然世子者繼世有國之稱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辛未 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陽燕地蓋

取陽以處燕君也穀梁傳曰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簡公卒子定公甯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鄆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辟公公子慭如晉夫取鄆之罪在季孫也慭之如晉

謀季孫也慭如晉不書非以聘行也非所行而行見屈而復又不能待命其輕也如是欲君圖不可得矣

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速葬

楚殺其大夫成熊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去遂見殺

秋七月備時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襄公子左傳季平子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子仲還及衛聞亂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圍徐以懼吳也前此書楚子虔矣至此而復楚子之豈徐有當伐歟曰伐吳滅頓遷許縣陳滅蔡至此而又伐徐不足加罪矣書楚子者將以正公子比之弒君也既已君之而又弒之不正虔之爲君不足以正比之爲弒也

晉伐鮮虞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緜皋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林氏胡氏皆以爲狄晉以晉不能救陳蔡也且行詐也愚謂晉爲盟主當責其不能討陳蔡不當責其不能救陳蔡而晉之當伐自不止此者晉人滅肥以肥子歸甚於伐鮮虞而經不書此恐有闕文或晉下闕

人字或闕師字耳不必過爲之說

壬申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左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僤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季孫從之明年費人叛南氏胡傳曰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意如不忠於君不體其臣宜南蒯之然及此也春秋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乾音干○楚子多怨楚蘧氏之族及蘧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其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從事蔡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祿公子罷敵

公子比爲君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楚虔縊於芋尹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不忍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按公子比自郟敖之弒而已出奔晉矣則未嘗一日臣楚靈也且肇謀者觀從朝哭而主之者棄疾也比雖名爲君實芻狗耳又未嘗身刃楚靈其書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於乾谿何哉曰此棄疾之獲也經從告也從告而書之有以見比之非弒而弒弒而非弒也曷言乎非弒而弒比雖在晉楚公子也楚公子則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雖奔而未絕也未絕罪也楚虔弒郟敖比誠有讎虔之心則晉固大國比何不涕泣請晉爲合諸侯正名楚圍之弒以聲罪而致討如其晉師不出則絕食立庭以死自獻晉未必不爲之動以震怒而興師矣如其不然則歸迹荒野自力餬口不嚮楚國而坐以示不臣於圍是亦庶乎有以自處也又不然而爲羈於晉以國底

祿則亦終身焉可矣乃復以棄疾之召問楚子之多怨而
覬覦楚國遂立爲君則是以貪位利國而弑君也豈有志
復讎而討賊哉苟非弑君比何以立苟非比立比何以死
楚虔死于乾谿其未歸國也明矣嚮其在外而干里亟歸
非爲亂而何比歸而虔死非比弑而何出亡之公子未絕
於國不以討賊而歸竊位非弑君而何被以弑君之惡比
其無可辭也故曰非弑而弑也曷言乎弑而非弑也曰公
羊子曰比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夫弑立矣
而何以無惡公年意是而言非也比之亡十三年矣何以
言歸自晉國有納之者故其歸易也歸則順也言可歸也
乾谿在吳楚之間去楚都遠矣比何以甫歸而遂能弑也
比弑君矣而見殺何以仍稱公子也殺比宜於討賊然討
賊則嘗日楚人殺比不曰楚人殺比而曰楚公子棄疾殺
公子比明非討賊也殺之者非討賊則弑非比弑也故曰
弑而非弑也比已君矣不曰君不成乎君也不成乎君者
不成其弑也比自殺而實棄疾殺之所以誅棄疾也終君
楚者棄疾則主乎弑君者棄疾矣棄疾主乎弑君而以比
除其惡經如其所赴而弑之情形棄疾之罪終有不可捹
者書比之弑因事而誅其心也不成
乎比之弑欲人因文而考其實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宋衛間地左傳晉築虒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於邾南革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劉子與焉者晉藉王寵以讐諸侯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不同而強同之也於是徵會於吳吳子辭不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欲畏而強從之叔向示諸侯以眾諸侯皆畏之邾莒懟魯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其會故之以晉侯不見公鄭人爭承自日中以爭至於昏謂以伯男而責從公侯之貢也然則是盟誰為同者盇至是而晉無復合諸侯矣亦自是而晉非盟主矣會盟同地而再書同盟于平丘惡之也強不同而同之信讓懸遠兄弟辱國卿肆威以逞而卒莫之同比事以觀其不同不可強也

公不與盟

與去聲○左傳叔向來辭公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曰君信蠻夷之愬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

而弗克魯人懼聽命夫莒以疆鄆取鄆之怨則當日已釋之而不討而同於會矣邾則祲祥之盟在邇魯未嘗朝夕伐邾亦未嘗朝夕伐莒也邾莒委罪於魯以蓋其不共之罪晉貪邾莒之共而信其言以爲魯罪而復闕其內憂恤以威力以自絕於兄弟公是以不與盟也自反自歉予何悶焉故直書曰公不與盟公不與盟者言公無事於盟也猶言公不與之盟以獻晉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意如之罪多矣然晉人之執之則不以其罪也不以其罪以邾莒之愬也邾莒之愬無其實也無其實而執我之國卿以歸又非能有討於意如也故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也

公至自會

告廟無閔之辭也

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胡傳曰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卽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盧歸於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盧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

變也聖人全是懼之甚盡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絕世故書法如此林氏曰歸辭有三袞歸于鄭纂公子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辭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之加失國辭焉者不與楚專封也愚按方歸而侯之喜復其固有也已侯而名之未居君位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復而以君禮葬也穀梁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奸焉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書此見晉之絕於魯以罪晉也

吳滅州來

來赴來聘皆書爵兵爭之事則以國舉不使盡同於中國也州來楚邑而言滅者蓋楚之大都有廟及社稷焉也滅州來入郢之淅也

癸酉 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子服湫從季孫在晉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君爲夷乘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

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其親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
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
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
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敢不盡情歸子而不
歸鮒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平子懼先歸
惠伯待禮胡傳曰其始執之爲之邾莒之供非有扶弱擊
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非有爲夷執
親之悔也晉人喜怒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於是晉日益衰
外攜內叛不復振矣愚按大夫不至以見執故至之爲之
幸也幸同而所以幸不同意如不氏忝氏也以治取鄭之
罪則罪在季氏意如不能自慊矣不待禮而先歸逃也逃
介而先歸是忝族也

三月曹伯滕卒

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備時月

秋葬曹武公

不月畧也

八月莒子去疾卒

著丘公卒子郊公立不感國人弗順欲立其弟庚與蒲餘
侯惡公子意恢而善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意恢公子
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意恢莒郊公之子稱公子非罪也殺公子國辭也不稱人有其人也舉其

國罪累君也君而有私好惡又不能庇其好也蒲餘侯茲夫殺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而立之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郊公之奔不告微也未能定位也告殺意恢意恢强也齊納庚輿不書莒所欲立也國君廢置由於强臣魯之三桓所在而是矣

甲戌 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子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叔弓卒子輒嗣胡傳曰禮莫重於祭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其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而卒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紀禮之變而書之者也○按魯有武宮非禮也其有事蓋時祭也時祭禴祠禴禴祠當中春丑月有事亦非禮也不則其禱也左氏以此爲禘補正謂此爲春禘秋嘗之禘皆非也春禘秋嘗此戴記之訛也戴記訛禴爲禘左傳之訛

祠爲
禘

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
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
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
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
楚子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何故去
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
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傳曰朝吳蔡之忠臣
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
舊國不可謂知所信矣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
太子建殺連尹屏君耳目使不聽明卒使吳師入郢辱
及宗廟讒人爲亂者可不畏乎然朝吳身居舊國危疑之際
之有諸人矣楚君無極不能無動能以忠信自守而杜讒諂
苟謀則讒之矣而費無欲爲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
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爲後戒也愚謂朝吳而立之
身有不智矣其於蔡則有功而無罪也功未之報屈在下
位而蔡之臣忠之蔡之君亦莫能庇之卒使出奔
他國何寡恩而負義也書朝吳出奔以病蔡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陽微甚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晉師圍
鼓鼓人或請

以鼓叛穆子不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載鞮歸愚按晉人用師於敵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名氏其故皆未可一一爲之說此之伐鼓以爲正於滅肥則有之矣以爲可免於貶則不其然夫鼓有叛人不受而告使殺之猶之可也及其請降受之可矣必使人力竭食盡而後取其病人不既多乎猶曰不戮一人何其事之迂而言之謬邪如以愛人則如勿伐如欲行義則如勿取圍人之國而滅之而執其君以歸不仁不義甚焉而信義於何有晉苟吳之行許不義多矣而伐鼓獨爲此此比於宋襄之仁義又有之焉而或者猶稱之以爲王者之事不亦惑乎晉人不恤諸夏而屨伐北方爲爭地宮強之討此皆不義之甚者直書之而罪自見其或稱人或稱名氏則或因告辭之有詳略也

冬公如晉 左傳曰平丘之會故也

乙亥 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傳齊伐徐師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郯子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按此齊景之有志於代霸也其罪無貶以罪晉之

書外匱盟也盟蒍隧不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因其亂也胡傳曰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以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蔡侯與蠻氏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君父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見矣愚按誘之則罪鈞也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夏公至自晉舊冬如晉至是始至晉猶以邾莒故稽公也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九月大雩旱也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速葬臣强君弱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颺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昭公下

丙子　景王二十年

二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蓋新君來見也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巳月正陽之月也正陽之月而日食陽微甚也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

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郯始朝公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以其貳於楚也襲而滅之不以襲書以戎在伊洛非宜也故寬其罪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大火也房心室壁參伐皆曰大辰房心爲大火左傳曰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周之冬酉戌月也大火昏在西方大火在漢西而其西有星孛其芒東及漢也凡圜而芒孛長而箠彗此彗也晨見則本東而鬣西宵見則本西而鬣東此宵見也凡本近日鬣則光之所指而爲芒者也彗亦謂之孛彗以除舊而更新在火故申須以爲火災宋分大火鄭分鶉火陳分木生火衛分水漢有水象故梓慎以爲在宋衛陳鄭心爲明堂赤者天王前太于後庶于故胡氏以爲王室將亂嫡庶分爭然要在其君之德君子脩人事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吳楚閒地左傳吳伐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恥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歸按書及楚爲兵主書戰勝負均也楚稱人吳曰強而楚曰弱也

丁丑 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初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胡傳曰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行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

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不月略也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析邑也楚人遷之杜氏曰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至是三遷矣

戊寅 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傳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胡傳曰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師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不書圍

與取此亦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愚按自晉既不伯於是齊伐徐而盟徐莒邾宋伐邾而盟邾徐郳皆有代霸之志矣然盟滿隧盟蟲皆不書聖人猶有望於晉而不欲輕絕之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穀梁傳曰止自以與夫弒不立其位以與弟虺遂毀未踰年而卒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公羊亦曰君子之聽止也歐陽氏直以爲止實弒之事難的考矣然弒君父大惡也止縱不嘗藥其自責豈無可原而聖人遂以是書之不太刻乎夫瘧則非遽死之疾也飲藥而死又不先嘗非賊由太子而誰哉父死而奔其弒明矣當日弒父之由情事末可知許遠而微雖三傳亦有考之未悉者然則經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也已杜氏曰莒不事齊也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愚按上事未可許此亦宜姑闕抑止既奔晉而死則亦可以葬矣

己卯　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己卯地震　紀異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

宋 鄭莫公反○鄭曹邑會子臧之子書自鄭出奔劉原父以爲待放也待放禮也曹大夫不名氏書其出奔則不得不名氏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初衛襄公卒長子縶有足疾故靈公元立縶爲公孟公孟狎齊豹而奪之司寇與鄄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參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子伏甲焉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出奔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氏盟於彭水之上公子朝褚師圃奔晉殺宣姜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女何弔爲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疾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杜氏曰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胡傳曰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當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

不與者哉愚按胡氏之言是也然盜宗魯而遺齊豹則聖人亦迂矣葢豹失司寇則亦非卿非卿則書盜可也書名不若書盜之賤盜齊豹所以賤之也豹瞷君之不在而殺君兄盜也宗魯則盜之盜也盜齊豹而宗魯在焉矣凡殺人之盜因非一人也書衛侯之兄者君兄而盜得以殺之則公友愛之不至親親之失道使致其多怨於人故也故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乃所以病衛侯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甯謀曰亡愈於死先諸遂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定之子無慼向甯之子羅華亥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子城敗適晉冬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殺羣公子不書無卿焉未以告也書三子出奔以後之人南里以叛書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平公卒太子朱立

庚辰 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不日常也

夏晉侯

使士鞅來聘 通嗣君也魯失禮於晉卿而自是之後無邦交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傳華貙叛而召亡人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胡傳曰叛有人於戚者而不言衛有人於朝歌者而不言晉有人於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者何戚於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華向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深罪叛臣逋脅其君已甚之辭也按書出奔陳又書自陳入則以罪陳之黨叛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

八月乙亥叔輒卒 鞅嗣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於是悼公即位書蔡侯已君且宜君失國故名在喪失位又不能於國則不君矣蔡人畏楚而出君亦不國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以鼓

叛之故將伐鮮虞故辭公此以見公之瑣瑣而不能自強又以見晉之事四夷而棄兄弟也

辛巳 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莒未服也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舊年冬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楊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是年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甯爲宗社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吾必臣是助亦唯命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

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甯華定華貙出奔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華向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助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遠人之人僕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忘於救患固請逐賊而宋以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衞公子朝胥大人皆者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罪著矣

大蒐于昌間

昌閭魯地胡傳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別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今魯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僭八佾旅泰山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世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

太子壽先景王卒猛也句也大子之毋弟也其孽子朝及賓起有寵於王王與賓起欲立子朝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起及王子朝以為亂欲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崩於榮錡氏

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
庚辰見於王猛遂攻賓起殺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左傳王子朝因舊官之喪秩者與靈景之族以
作亂而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
以歸王子還夜劫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
謀誘單旗盟而殺之單旗奔平時羣公子追之單子殺追
者子朝奔京劉子入於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而言王室之
亂也林氏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惠襄
之世子顏亂鄭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
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立既葬矣子朝欲篡立懸敬五年
而後定而迄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胡傳曰何言平王
室亂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師者本也治外
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
本亂者其言王室亂識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
故莊公始生郎書於策鄭突歸而不正氏以國陽生入而得
繫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
王室豈有亂
離之禍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皇周地單子欲告
急於晉以王如平
時遂攻於皇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百官於平宮夫子猛
末逾年而言王猛者當立者也所以異於他王子也名之

者未踰年未成君也未忍遽代之辭也胡傳曰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定其位制在劉單甘門以者能廢立之也猛祈王而無寵其威不足以彊羣下朝蝕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殺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持擁門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稱居於位皆明其有士當得位之稱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于名皆禮之變也愍按劉單不名而王名王在喪也劉蚠亦有更而稱爵干室多難以從金革也以臣而以君天下之大變其事舛故其辭亦舛也劉單稱爵見其為有爵有十擇貴大臣故王猛反為二子所以當時子朝未立眾亂所欲逐欲殺者在蚠與旗殺二子則悼王不立而朝可王矣而罪劉亦挾王以自重故遂之於莊宮奪之於樊頃以之加乎時以之居於皇則胡傳謂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亦信然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師屢敗晉荀躒籍談帥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不書晉納者尊王室不使以外諸侯納也劉單內臣以王猶可外侯納王不忍言矣入者難辭

於是悼王雖王而亂黨亦熾并王城且未獲有之故以入爲幸耳不然王者天下一家無出亦無入也有與爲難者故言入然子朝之黨其出入皆不書惟一立一奔書之而劉單以悼王及敬王之居處出入則屢書而不厭又以見劉單所以之爲正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師敗績於郊乙酉王卒書子猛不成喪也亂故也己丑敬王句即位館於子旅氏前書王猛而此復書王子猛正義曰未成爲君繫父言故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也朱子曰此亦不可曉所謂天子未除喪曰子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者乃據春秋例以爲之說耳然則此宜姑謂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陰盛之至

壬午 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按取邾師不書者非國命也亦內諱之也

癸丑叔鞅卒

詣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晉人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乃弗與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按前此邾背禮祥之盟而愬魯於晉此又過魯而不假道故魯得以有辭於邾然覆而取其師則魯甚矣魯取邾師非君命也晉人爲邾而止魯行人又將屈辱之晉亦不足以服魯故叔孫得以不屈於晉不與邾坐不下韓起不使貨行叔孫自處亦誠能不辱君命者也故晉執意如則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意如之歸則曰意如至自晉言其屈也此於舍曰我親之也曰行人言非罪也能行人也於其歸曰叔孫舍至自晉言不辱也取邾師本魯之罪舍亦豈曰能賢然就事而論之舍亦少免於戾矣晉稱人以執貶之也

晉人圍郊

郊周邑子朝所據也今傳晉籍談荀躒帥師軍於陰於侯氏於谿泉次於社王師軍於汜於解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是

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夫此從王之師也書晉人貶也勤王也而曷爲不免於貶曰王事之棘也而委之臣下又散且緩也無急難之志書圍郊言無功也胡傳曰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而徐遺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固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悼公卒子昭公申立於楚外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左傳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遂來奔齊人納郊公胡傳曰庚輿不仁免死道左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齧五結反○雞父楚地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吾聞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

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及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軍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胡傳曰此楚令尹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爲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何以略而不敘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末陳也言其敗績則或滅或獲事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敘六國於後胡沈書胥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於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於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揔上下定民志也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匄也王猛卒則敬王所宜立王猛未定位於踰年之中敬

王繼景王於踰年之外王室多難是宜及時早正大位以繫屬天下之人心故遂書曰天王也王初即位於子旅氏不書所宜立也及晉師還而王師屢敗王子朝入於王城王乃出居於狄泉不書出亂未平而出出非王罪天子無出以示天下本天王一家故不書出而曰居居者即其所而安之意言所宜居也居於狄泉未獲王城也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尹子圍也不稱子奪其爵稱氏著世卿之害正濟惡也立者不宜立也敬王不言立位其所宜者也上書天王而此書立王子朝以著其非所立而立以抗天王逆也立繫之尹氏所以誅尹氏也王猛未踰年其位未定又其時子朝未立故不妨以於劉單敬王定位而子朝並立則經於敬王不得不急正天王之號時方以敬王為東王以子朝為西王而春秋所書如此所以著民無二王之義而邪正之辨明君臣之義定誅亂賊正名分之法嚴矣

八月乙未地震

天下二王諸侯失政魯三家將逐其君下之不靖甚矣地震應之國其宜也經書乙未地震魯地震也傳記丁酉南宮極震周亦地震而南宮極死也南宮極子朝之臣以震死亦天未東周也二日之間周魯地震疊見天道人事一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為叔孫故

也乃復以疾故非所譏也

癸未敬王二年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子何忌嗣叔孫舍至自晉○左氏經作婼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公羊經有之晉人不能屈叔孫叔孫受禮而歸書氏爲賢於意如也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謹天戒也秋八月大雩旱也丁酉杞伯郁釐卒平公卒子悼公成立冬吳滅巢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楚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葬杞平公不月略也

甲申敬王三年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聘且爲季孫逆婦也爲季孫逆婦幾於君季氏矣以君命行而以成季氏之私非禮矣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左傳曰謀王室

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朝既立子之後王師之屢敗時惟王劉單輔王而尹召毛甘南宮之屬皆黨子朝天王益岌岌然晉自圍郊師還不知彰恤王室舊年春士景伯涖問周故而絕于朝子朝復克瑕及杏晉以鄭子太叔之言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今此會於黃父謀王室矣又曰明年將納王明年固若是多也晉及諸侯無叛罄釁耽之憂而忌於救王患也亦已甚矣故王室之久而靡甯也實晉及諸侯之罪也黃父之會辭無襄美蓋懈怠不忠之罪未能以是贖矣然敘列卿其辭乎者則以其終未敢忘也雖以是為與之可也

有鸜鵒來巢

鸜音衢公羊經作鸛或作鴝鵒音浴○鸜鵒鳥名色黑羣飛冬棲木而不成巢夏乃穴居考工記曰鸜鵒不踰濟魯在濟東南鸜鵒魯所無也本無而忽有故曰有不穴而巢反常情也物反其常人氣之反常有以致之矣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旱甚也

按雩不書日此書上辛季辛以再雩書也胡傳曰聖人書此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世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相繼鸜鵒來巢異之甚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也

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界境上地初平子之叔父公若及郈氏臧氏皆怨季孫嘗有事於襄宮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公若與昭公之子公爲謀去季氏使人告於公公以告臧孫臧孫難之告郈孫郈孫曰可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事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勿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不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之司馬鬷戾謀於其衆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遂救之帥徒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以負罪而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不敢不改公曰子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按出奔書孫內之通辭也公行書次謹之不敢外公也季氏不可去乎曰惟禮可以已

之脩己以臨之誠意以待之子惠其民聽忠達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固不必鋤而去之也不及此而與小臣謀大臣鮮不及矣君臣相伐惡矣然子家駒之言猶可行也子家伯忠矣然不能先事而彌縫之則亦其材力之不足歟

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齊地弔生曰唁左傳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且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齊侯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傳曰齊侯唁公於野井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鞌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胡傳曰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駒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為禮哉書曰唁公於野井亦明其無納公之實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子不敢嗣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

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拔公在外而以日卒叔孫順公志之所厚也公以叔孫爲賢也然叔孫果能賢乎觀其立身行己誠若愈意如多矣顧舍也果忠於公室則必能正身率下而安得有毅戾之臣乎既有此不介之臣矣而自闕歸之日久何不正名醜戾之罪肆諸市朝亦庶以寒意如之膽皆不出此而使宗祝祈死死可祈哉即以祈死而死何益於君國哉蓋舍也外託忠殺之名内鮮愛君之實要不勝其保寵圖位之私第欲公之忍隱自安以爲兩全交好之策非能不畏彊禦而勇於行義者也子家子忠誠過於叔孫而其策亦不過勸公之忍隱胡傳許叔孫謂其以禮立身以忠事君社稷之衛魯國之良噫亦過情矣宋子曰胡傳中自有難穩處如叔孫婼祈死事把做完名全節本自無據子家駒忠於昭公只是也無計畫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左傳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卒於曲棘胡傳曰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於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別之

十有二月齊

侯取鄆胡傳曰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鄆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於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遂於季氏爲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挾左氏齊侯以十二月圍鄆至明年正月然後取鄆而經於此遂書取者原齊侯之志也又以見齊爲公取則魯臣宜莫之敢抗也明年三月書公至自齊居於鄆則齊侯之爲公取鄆而非齊取也明矣

乙酉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速葬子景公欒立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杜氏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按告廟書勞飲至則書至昭公失守宗廟矣何以書至以存公也言魯其所有也蓋去國者必以主從胡傳曰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於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於鄭敬王未出而稱居於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

待巡衍而大夫專邑是爲叛君曰居於鄆其爲防也垂寔

夏公圍成

左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魯申豐行貨於梁丘據據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師及齊師戰於炊鼻成魯邑而孟氏之私也而書公圍之者臨之以公以著魯臣之不臣而敢以成抗也繫之以圍以著昭公之不君不能有土也公以齊師圍成而不書以齊師者以外兵而自闕其內邑則慎矣抑齊公子鉏以師從公則使公爲主而不復言齊師亦以著齊侯之信邪而無志於納公也戰於炊鼻不書既書公圍成則不使魯人得與君戰又所以立上下之防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音專○鄟陵之地闕齊主是盟謀納公也晉不主盟而齊乃得主盟矣書之假納公以爲義也林氏曰十六年齊徐莒郯盟蒲隧不書十九年宋邾倪郯盟蟲不書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於是書以見晉之不復主盟也

公至

自會居于鄆每至必書如公之在國也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棄疾易名熊居平公卒子昭公軫立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下都也尹氏與劉子互相勝負是年七月劉子以王出次於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冬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單盟癸酉王入於成周晉使成公般戍周而還按此則子朝既奔而後王入成周此先書王入成周而後書子朝奔者先正王居而後誅亂賊之意也晉師克鞏不書不以諸侯克王邑也且後晉之功而幸王之入以晉於王事爲已慢不足多也王無出何有於入亂未平故不諱言入幸之也入難辭王力之微也戍周不書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戍周未也不忍書其戍周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按左氏則召伯當作召氏尹召皆以族奔而召伯盈則在周也未知是否故○子朝之亂以景王寵之也然朝非能立以尹氏立之也故朝之奔亦尹氏以王之奔也所以深誅尹氏也召毛次之從惡者也備書以見其黨之眾而敬王之危也而援之眾以危後嗣者則景王之罪也書奔楚失賊

也非楚之為逋逃藪也○胡氏曰子朝有寵於景王其黨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容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疏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衆之也庶孽懲寵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服猗子待正人心之所繫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巳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也

【丙戌】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言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吳公子光告鱄設諸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鱄設諸置劍於魚中遂弒吳子季子至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公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夫光實弒僚而不言光弒者罪累國也不言吳人以吳降之也諸樊之兄弟相及也本欲以

致國乎季子耳季子不受則光周諸樊之嫡宜君者也僚安得立乃夷昧既卒而僚居然君吳國人莫之與爭是已失之於始矣僚既君矣則光雖宜立亦已為之臣矣已君之而又弑之光無所逃罪也然光之志乎弑也非一日矣君僚者衛不知之知之而不為防之而聽光之弑之國人又吳之與爭也是國人皆與平光弑於終也故稱國以弑使與光分惡焉非赦光罪也季子縱慕子臧之節亦當為吳之鎮公子夷昧之卒也季子當與國人其謀立光何必使而亡焉僚郎已君季子當以此時去國矣及夫僚之見弑也季子君僚則不可不誅光不當兄弟相殺於無已而反釋弑君之賊也季子之讓人所難為而惜乎不明於大義始非春秋之所與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吳之鬭潛也楚郤宛救潛聞吳亂而師還楚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譖之曰郤宛取賂而還令尹子常攻郤宛殺之郤宛立人之國不知遠讒故無罪而有罪子常貪而信讒以擠殺良大夫楚無君焉故不去其官而稱國以殺罪累君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

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君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胡傳曰文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敘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侯之大夫皆敘何也同利於納公者宋衞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敘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倫而輕重審矣愚按宋衞大夫始欲納公而終爲利害所怵亦不得爲無罪所可免於貶者以戍周耳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聲公露立

邾快來奔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淵藪而受之所謂強臣逐君邾快來奔從其類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於是齊請饗公使宰獻而請安卑公也

丁亥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不日常也

公如晉次

于乾侯 乾音干○乾侯晉地齊人卑公故公如晉次者進退不果之意書之不敢出公也左傳公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境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定公卒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 三月而速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悼公卒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不月略也

戊子 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以乾侯至未得於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晉之不見受也無納公之志無待公之禮無干社之信來唁何為唁公者卑公也書齊侯其辭若無貶焉其意則深譏之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齊侯使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按如晉者公志也次于乾侯者其行之實也晉卒未之受書次于乾侯亦以罪晉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子還嗣日之如公在國也

秋七月 備時月

冬

十月鄆潰胡傳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制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又其從者皆艾殺其民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穀梁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己丑 敬王八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胡傳曰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以存君也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見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於本紀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儒之問復褻闕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按朱子綱目書嗣聖年號而不書垂拱其二年春正月書帝在均州三年以後春正月必書帝在房州正此義也

夏六月晉侯去疾卒不日赴略也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

頊公二月速葬而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吳子怒伐徐滅之徐子章羽斷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夫吳光弒君而又欲盡殺二子遷怒於徐以滅其國其罪著矣徐子見滅出奔而名之不死社稷且屈辱也

庚寅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傳曰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胡傳曰意如出君專有魯國晉主夏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

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君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淯以爲遂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之爲盟主可見矣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獻公卒子襄公定立晉侯使荀躒唁公在乾侯左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胥公不得歸按先會意如而後唁公其釋君助臣之罪亦可見矣

秋葬薛獻公不月略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臣濫邾邑也杜氏曰不書邾史闕文林氏曰不繫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如二君之辭也未知孰是左傳曰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其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愚按邾快不以地亦書氏不專重地也許氏曰季氏當國叛人以類而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陰盛之至也

辛卯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杜氏曰公居乾侯別使人誘而取之也按闞內邑也而書取闞者如取非其有焉外公也魯非公有也矣

夏吳伐越越近吳而服於楚故吳伐之

秋七月備時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左傳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十一月晉魏獻子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按

尋盟不書以城成周爲重也正義曰明年始城此未城而已書者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不城士城而城成周者敬王即成周爲都也杜氏曰子朝之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故都成周成周城狹小故更城之也書列卿以勤士事也林氏曰諸侯有事於京師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爲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此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曰言失其所也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入於櫟而復國衞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於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垂於季氏衞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政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乎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戒公雖失國然每歲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瀆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

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郕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其亦必少警矣

春秋集傳卷之十四終